

月光城·文学

安庆晚报

责编：程建华 E-mail:158050557@qq.com
2025年11月27日 星期四

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好学。对于棋，他像对待书一样爱。有所不同的是，什么书他都喜欢读，博览群书，而不是什么棋局都喜欢，他是有所选择。

尽管历史久远，棋事成谜，但是苏东坡爱什么样的棋局，还是可以从他因为什么而想学棋的事情中找到更贴切的答案。

苏东坡晚年在海南儋州所写《观棋》的诗序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自尔欲学”，意为“从此就想学棋”。

这句是放在他独游庐山白鹤观，“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后接着道出的。

这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他游白鹤观时，是遭遇“乌台诗案”又在经历黄州四年多农民式生活，并反思人生且身心已完全融入大自然之际，是在元丰七年（1084）五月由黄州迁谪汝州途中，时年49岁时，而此前他对于棋的世界尚几乎是空白，按其表明的是“予素不解棋”，这可理解为不懂棋或不了解棋，或者说不刻意或专门去接触棋。

二是他因这次庐山游意外听到松涛和流水间的悦耳棋声，或说是听到棋声、松涛声、流水声的美妙和声，触发要学棋欲望的。

总之，本来对棋是无所所谓的，怪只怪那起子落子声太好听了，而生发了一个夙愿。

且不讲政敌和隐士，距离较远，只讲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等处于身边的师友和门生，都有喜欢下棋且棋技甚高堪称大师级的，但苏东坡却从未动过向他们就近学几招之念。

而且，好玩好游了大半辈子的他，也没动过学棋之愿，特别是处在宋代文化昌盛艺术繁荣的时代，城乡几乎随时均可见棋人对弈之景，氛围极为浓郁，却没有动过激情奔涌就地杀上一盘之想，实在是令人捉摸不透。

而从东坡这次想学棋的诱因，不是因为常人所喜的对弈之乐，而是符合心理期许的对弈之境，就可更清晰地知道，他真的不在乎棋坛上的厮杀和谁的棋技和棋位高低，那些看过闻过则过也，也根本不值得用笔墨去记取。

倒是下棋营造出的一种宁静安神、超然物外的境界，不仅值得永久记忆心中，还应在恰当时机倾诉于笔端，放大于书海中。

他破天荒地曾将南岳李岩老的好睡、醒后问棋之事写得异常生动详细，显然也是因岩老对棋的看法，输赢不放在心上，在于下棋时所烘托出的那种静谧的气氛，摆在面前的是对阵，其实“并无一物”，这与他内心一直所追求庄子崇尚的“无为”境界完全相吻合，故值得大加褒扬，以笔墨酣畅之。

可以就此揣测，原来苏东坡对待棋的态度，也像他做人和做其他事一样是特立独行，并不受他人和社会风向标以及权势的影响，而是完全听从自己的内心和个人思想判断所定夺。

在政治作为方面，他表现明显，并不是因为王安石是宰相推行新法，他就不为民众考虑而不反对，也不因为司马光上台执政要完全推翻新法，他是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官员就立马附和而完全支持。

在为棋学艺方面，他同样表现强烈，是不在乎时间的早晚，不在意时人的眼光，而在于该学时就学，想学时才学，绝不是为了会下棋拥有面子，也不会为了能把他人打输可以获得胜利的荣光而学。

所以，东坡学棋，是在意棋所能包含和展现的、能身心领略到的那份高雅情趣、那份温馨意境，是此中有真意，享受一份娴静性情，感受一种清淡自适，喜爱那一份悠闲自在，可以沉醉于人与自然和谐带来天人合一。

这就像词中的婉约，就似诗中的禅意，就如生活里的清茶。

或许因为，在其他方面，东坡已拥有了足够多的豪放、热情和执着，他是通过非同寻常的对待棋的方式，来做精神上的补缺。

说到学棋，就涉及东坡自己所言“然终不解也”，他的棋到底学会了没有？棋艺几何？

有风靡圈子的文章说，苏东坡竟然是棋盲。对东坡自称“终不解”，解释就是“最终也不懂”。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分析说，东坡并不懂棋，但是能看人下棋整天甚至整夜不觉厌倦，一是他不在乎输赢不觉其苦其累，二是这种情况都是在谪居生活中，因无所事事为打发时间，正如东坡自己所说的“聊复尔耳”，他从政时是断然不会多花费时间看人下棋的。

S

月光城 随笔

苏东坡学棋

彭桐

而且，苏东坡认为魏晋士人安身立命讲究“贵适意”，下棋也当如是，心中无羁绊，享受过程最重要。

此外，他希望把这种思想传导给学会了下棋的儿子苏过，让他也要潇洒一些对待人生所有的棋局：赢了高兴，输了尽兴。

持东坡终不懂棋观念的，尤为佩服尽管他不懂棋，却在晚年说出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一棋界的千古名句，这是那些整天着意于厮杀、沉湎于胜负的棋中人根本想不到的，东坡能思索得到，所以他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悟道了，懂得了“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

也正因为东坡不懂下棋，却真正懂得包含人生真义的棋理，才更加受人青睐，在数百年后，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明朝内阁首辅（宰相）李东阳就隔空对他点了赞，夸东坡先生得了棋之三昧，“得弈之乐为深”，接着还幽默而温柔地捅了一刀：说就喜欢跟这种棋盲下棋，“可与言弈也”。

顺着东坡“欲学”和“终不解”的思路走，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东坡虽然说想要学棋，但他至老至死，都没对别人透露过，也没在自己的文字中提到过，跟谁学过棋、在哪学过棋，起码在他留存于世的文字中找不到，其师友所记中也寻不着。

写过此类的文字被遗失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不像早期他未出名时没有人在意收集和遭遇乌台诗案时被查家妻子焚烧过诗文稿，在他表示学棋时不仅宋时的印刷传播术已较为发达，而且是他每有新作问世即便传遍全国，还有人自发为他收集整理出版各种作品集，这也是东坡相比其他史上文学家作品存世较为齐全的原因之一。

到底东坡学没学棋，还是一时兴起说要学而已，倒真需要打个大大问号。

“然终不解也”句，颇耐人寻味，以东坡的智商，学个棋在13年多的时间不仅学会，而且会成为当朝数一数二的高手，或许也不成问题。

要说他最终真的还是不懂下棋，那只能说他一直就没有学下棋，或者正是由于不在乎输赢而从没真正用心学过。

有学者就是紧紧抓住东坡所说“不解”纯属“自谦”，不仅会下棋，而且常下棋，水平也不会很低，何况他一生还有“三个不如人”的自谦呢，应是如出一辙。

在饮酒方面，非独好酒还会自己酿酒的苏东坡，是说过

量不如人，“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但他一生无酒不欢，且有“饮中真味老更浓”的爱酒铭，追求的是杯酌之娱和分享之境界，“常以把杯为乐”“独饮良不仁”，可是他也有通宵豪饮，也“醒复醉”式的大醉，他虽谦称过“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也狂言过“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

在唱曲方面，有学者分析过，以今天的眼光，就词的格律而言，从苏词中是几乎找不出毛病来的。可取黄庭坚语作为结论：“东坡居士曲，……，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他作词曲没问题，唱的功夫也不赖，他曾在金山寺等地举杯望月，着羽衣道服边舞边高唱《水调歌头》，那种高超唱曲本领，恐怕是古今也少有人匹敌。

甚至在书法方面，苏东坡在给弟弟苏辙的《和子由论书》中也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纵观苏东坡在所喜、所擅长的多个方面，几乎都曾有“不善”“不如”之谦词，但同时或过后又会有自豪、自夸之傲语。

而在棋方面，却是个例外，他除了在《观棋》诗中提到两次“不解”，便没在其他任何地方言过“解”和“能解”“善解”等。

在无法查找相关的证据时，也不妨从东坡的性格和一贯的做法中进行大胆推演与猜测。

假如苏东坡学会了棋，日常爱执笔尤其爱写个人“史诗”的他，一定会写以谁为师正面学还是偷着学而终成正果，而且在棋的才学方面是才高八斗还是超过历史某位棋圣，也一定会写某年某月或某日某晚与某君对弈有何之憾有何之乐。

假如苏东坡下棋还有那么几下，以他嘴巴闲不住，手也不爱闲的风格，一定会在儿子与军使下棋时，忍不住要指指点点一番的，甚至是绝不会独坐一隅地只是观棋吟诗，而是断然会寻找一切机会争着抢着甚至笑着喊着，也要跟军使至少对弈一局发发“少年狂”解解大闷的。

可是，或许在当时，至少在如今，有关东坡学过棋，会下棋的言行举止，一点也找不到。能以小说或影视手法所做的，就是编撰和演绎，反正东坡是不会不开心的。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馨地会心一笑。”